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天中記卷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王天禄

謄録監生臣葉世倬

天中記卷十七

明 陳耀文 撰

宗族

宗漢書顔注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也古者大宗小宗大宗百世不遷小宗五世則遷又流派所出為宗韻會

三族章帝詔云一人犯罪禁至三屬注即三族也謂父

族母族及妻族後紀三族父母兄弟妻子也說者或謂父族母族妻族者非也漢誅英布而不及吳芮則可知矣布芮婿海錄

九族書以親九族孔注高祖元孫之親釋文上自高祖下至元孫為九族夏侯歐陽等以為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緣異姓有服注疏隨季梁曰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注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並已之同族皆外親有

服而異族者也 左桓六

數代昔周時尹氏貴族數代不共别食口數千嘗遭饑荒羅鼎鑊作糜之聲聞數十里中臨食失三十人入鑊中壂取鑊底糜鑊深大故人不見也 録異傳

娛族疏廣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愛者請立產業基阯老人即以閒暇為廣言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

益其過且富者衆之怨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矣前傳

三世共財樊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財貨至鉅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後傳

高義蔡邕字伯喈性篤孝母滯病三年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後漢

不過宗門許卻宗人許相沉沒榮利致位司徒舉宗莫不匐匍相門承風而趨官以賄成惟劭不過其門先賢傳

振族頗和字君孝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也必振衰族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為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晉書別傳

南阮北阮阮咸與叔父籍為竹林之遊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咸與從子脩相善也每以得意為歡諸阮皆飲酒咸至宗人閒共集不復用杯

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羣從昆弟莫不以放達為行晉書

人倫之盛初王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晉傳晉自中原沸騰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國年移三百益有憑焉其初諺云王與馬共天下蓋王氏人倫之盛寔始是矣及夫休元弘弟凡並舉棟梁之任下逮世嗣無虧文雅之風其所以簮纓不替豈徒然也南史王弘傳論及于

陳王之年淮流實竭曩時人物掃地盡矣斯乃興亡之兆已有前定上王裕之傳論

敦族氾毓字稚春濟北盧人奕世儒素敦睦九族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晉書

北舍謝密字洪徵繼從叔峻義熙初襲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惟受數千卷書國吏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預混聞而驚嘆謂國郎中令漆凱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之國侯既不厝意今可

依常分送弘微重混言乃少有所受北舍弘微本家也

謝混特敬貴弘微號曰微子南史

烏衣游謝混風格高峻少所納交唯與族子靈運瞻晦

曜以文義賞會常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

游混詩所言昔為烏衣游戚戚皆親姓者也其外雖復

高流時譽莫敢造門上

奬勸謝混嘗因酣宴之餘為韻語以奬勸靈運瞻等曰

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韻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瓊瑾宣

明體遠識頴達且況雋若能去方執穆穆三才順阿多
標獨解弱冠纂華㑹質勝誠無文其尚又能峻通遠懷
清悟采采摽蘭訊直轡鮮不躓抑用解偏吝徽子基徽
尚無倦由慕藺勿輕一貫少進往必千仞數子勉之哉
風流由爾振如不犯所知此外無所慎靈運瞻等并有
誡厲之言唯弘微獨盡褒美曜弘微兄多其小字通遠
即瞻字客兒靈運小名也
素退謝瞻字宣遠一曰名擔字通遠晦次子也後為宋

武帝相國從事中郎晦時為宋臺右衛權位已重于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退為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户福邪乃離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

德門謝氏自晉以降雅道相傳景恒澹景仁裕以德素傳美景懋純景先述以節義流譽方明行已之度元暉藻績之奇各擅一時可謂德門者矣靈運才名江左獨振而猖獗不已自致覆亡

甲族王僧虔為御史中丞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王氏分枝居烏衣者位宦微減僧虔為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為耳

誡子王僧虔宋世嘗有書戒子曰于時王氏門中優者龍鳳劣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為女蔭政應各自努力耳

長者王志字次道家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父僧虔門風寬恕志尤敦厚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糞

諸王為長者

七葉王筠字元禮與兒輩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并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彫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沈少傅約常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自開闢以来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

郚宗王惠字令明誕從祖弟也恬静不交遊未嘗有雜事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羣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閒發惠時相訓應言清理遠瞻等慚而退宋武帝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郚宗之美也

知名張氏知名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充融卷稷南齊

不近宗人何之元宗人敬容者勢位隆重頻相顧訪之元終不造焉或問其故曰昔楚人得寵于觀起有馬者

皆亡夫德薄任隆必近覆敗吾恐不獲其利而掐其禍識者以是稱之陳書

百口同爨楊播一家之内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惟有盧淵兄弟及播昆弟椿津當世莫逮焉魏書

七世同居博陵安平李几七世同居共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于作役卑幼競進鄉里嗟嘆上

義門李知本事親至孝與弟知隠甚稱雍睦子孫百餘口財物僮僕纎毫無間隋末盜賊過其閭而不入因相謂曰無犯義門同時避難者五百餘家因而皆獲免舊唐九世同居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時東安王高永樂詣宅撫慰旌表焉隋開皇大使邵陽公梁子恭亦親撫慰重表其門貞觀初特勑吏加旌表高宗有事太山路過鄆州臨幸其宅問其義由其人請紙筆但書百餘忍字高宗為之流涕賜以縑帛上

散祿唐太府卿李襲譽性嚴整所在以威肅聞凡獲俸祿必散之宗親其餘貲多寫書而已及從揚州罷職經史遂盈數車嘗謂子孫曰吾近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內有賜桑千樹蠶之可以充衣江東所寫之書讀之可以求官吾沒之後女等但能謹此三事亦何羨於人上

異母共乳開元中崔隱甫奏青州北海人呂元膺四代同居至所畜牛馬羊狗皆異母共乳請加旌表制許之

假蔭李懐遠少孤宗人欲以高蔭相假者懐遠竟拒之退而歎曰因人之勢高士不為假蔭求官豈吾本志

士族師慱陵崔倕緦麻親三世同爨正元以來言家法者以倕為首生六子一登輔相五任大僚太常卿邠太尉卿鄯外台尚書鄜廷尉卿郇執金吾鄯左僕射平章事鄲又邠及鄜五知貢舉得一百四十八人邠昆仲自始仕至貴達亦同車光徳里一宅宣宗聞之歎曰崔鄲家門孝友可士族師矣 賈氏談録

名族裴皡字司東河東人也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為名族居燕者號東眷居涼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皡出于名家而容止端秀後唐為禮部侍郎五代史初裴王二族盛于晉魏之世時人以為八裴方八王徽比王祥楷比王衍康比王綏綽比王澄瓚比王敦遐比王導頠比王戎邈比王元云晉傳裴為顯姓入唐尤盛支分族離各為大家韓文

冐族金陵李氏始以唐號國錢文穆王問之曰金陵冐

氏族於巨唐不亦駭人乎沈嵇文曰此可取譬也且如鄉校閭有姓孔者人則謂之孔夫子復何足怪哉王大笑賞卮酒

百犬共牢　江州陳氏元和給事中京之後宗族七百口每日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建書樓於别墅以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獄訟希少遠近嘆異之

南唐

四族晉韓宣子起如楚送女叔向為介莊王欲以辱晉遂啟疆曰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羊舌四族皆强家也左昭五注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

東京名族楊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為東京名族云後傳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為漢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極為奢僭能守家風為世所貴不及楊氏也華嶠書

舊族吳諸顧陸舊族常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陳孔璋檄吳文

陸遜本名議世江東大族吳志

宗豖謝元暉和王著作八公山詩云阽危賴宗豖微管寄明牧注宗豖謝安也明牧謝元也選十二

李周翰注宗豖謂王導大誤事文謂康樂稱大傅為宗豖又誤

百口橋宋太原太守顧訓之五代同居子孫富盛閨門雍睦家有百口時人重之名其所居橋曰百口橋唐劉綺莊

集類引橅州志　吳地記云東漢顧訓所居鄉人共議近宅造百口橋以彰孝義

門高侯景歸梁請娶于王謝武帝曰王謝門高非偶可于朱張以下求之景恚曰會將吳兒女以配奴

世望唐太宗初山東士人矜尚閥閱雖累葉陵遲猶恃其世望嫁娶必多取貲故人謂之賣昏太宗惡之乃詔高士亷等刋正姓氏撰為士族志士亷等類其等第以進而崔幹仍居第一太宗曰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

無嬿為其世代衰微全無冠蓋猶自云士大夫祇緣齊家惟據河北梁陳僻在江南當日雖有人物偏僻小國不足可貴至今猶以崔盧王謝為重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遂以崔幹為第三等新唐書

七姓十家高宗詔後魏隴西李寳太原王瓊滎陽鄭温范陽盧子遷盧澤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為昏先是後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寳等為冠其後矜尚門第故士

族志一切降之新唐

岡頭澤底四姓鄭氏不離滎陽崗頭盧澤底李土門崔皆為㬎甲太原王亦四姓之匹而呼為鈒鏤王家喻銀質而金飾國史補

八蕭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寖微而亡故餘祿及其後裔自瑀逮遺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唐贊

二門穆寧居家嚴事寡姊甚恭嘗著家令訓諸子一通

通先是韓休家訓子姪至嚴貞元間言家法者尚韓穆二門云

家訓柳郢嘗著書誡其子孫曰夫門地高者立身行已一事有墜先訓則罪大于他人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之所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摘矣故世族遠長不假問龜著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昭國里崔山南琯子孫之盛士族罕比仁和里裴尚書寬子孫衆盛實為名閥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

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于士林喪亂以來門祚衰落基構之重屬于後生孝慈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醯醬可一日無哉唐書

門族相高唐為國久傳世多而諸臣亦各脩其家法務以門族相高其材子賢孫不殞其世德宰相世系表

宗盛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

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獘覆亾是懼臣何敢言盛 世說

荀陳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寔荀靖方陳諶荀爽方陳紀荀彧方陳羣荀顗方陳泰

南祖趙郡李氏出自趙將武安君牧當楚漢之際廣武君左車則其先也左車十四世孫恢字仲興漢桓靈間高尚不仕號有道大夫恢生定字文義仕魏位漁陽太守有子四人並仕晋平字伯括為樂平太守機字仲括

位國子博士隱字叔括保字季括位並尚書郎兄弟皆以儒素著名時謂之四括檝子楷字雄方位治書侍御史家于平棘南有男子五人輯晃茉勁㪅輯字䕶宗晃字仲黄茉字秀黄勁字少黄㪅字幼黄並以友悌著美為當世所宗時所謂四黄者也輯位高密郡守二子慎敦晃位鎮南府長史一子義勁位治書侍御史四子盛敏隆喜㪅位高平太守二子冐充其後慎敦居栢仁子孫甚微義南徙故壘世謂之南祖冐兄弟居巷東盛兄弟居

巷西世人指其所居因以為目葢自此也北史

豪盛李氏宗黨豪盛每春秋二社必高會極宴無不沉醉諠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為設黍謂羣從曰孔子稱黍為五穀之長荀卿亦曰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寧可違乎少長肅然無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知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為人悚頓至于此上

贒哲一門　郭祚字季祐魏郭淮弟亮後也從高祖幸長

安行經渭橋過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承耶祚曰是臣七世伯祖高祖曰先賢後哲頓在一門祚曰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惟事魏文微臣虛薄遭逢明聖自惟幸甚因勑以太牢祭淮廟令祚自撰祭文魏書五十二

南鄭北鄭大傅鄭絪第在南出自南祖司徒鄭真公第在北出自北祖時謂南鄭相北鄭相司徒堂兄文憲公前後相德宗謂之大鄭相小鄭相因話錄

本出黄帝李繪字敬文為聘梁使與梁人汎言世族表

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凡所出
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也一坐皆笑北史二十一
甲門袁朗雍州長安人陳尚書左僕射樞之子其先自
陳郡仕江左世為望族陳亡徙関中朗勤學好屬文在
陳釋褐祕書郎甚為尚書令江總所重陳亡仕隋為尚
書儀曹郎武德時為給事中郎十三代祖漢司徒滂滂
生魏國郎中御史大夫渙渙生晉尚書準準生東晉右
將軍豫章太守冲冲生司徒從事中郎躭躭生瑯瑘内

史質質生丹陽尹宋公長史豹豹生宋吳郡太守洵累代有高名重位前史有傳五代叔祖宋太尉淑高祖父左僕射雍州刺史顗高祖司空察皆死國難曽祖梁中書監司空穆公昂仕齊為吳興太守及梁高祖禪齊久辭朝命父樞叔公憲仕陳皆為陳僕射叔祖敬中書令及陳亡憲冐難扶護後主朗自以中外人物為海内冠族雖瑯琊王氏繼有台鼎而歴朝首為佐命鄙之不以為伍朗孫詛又虞世南外孫神功中為蘓州刺史嘗因

視事司馬清河張沛通謁沛即侍中文瓘之子諠揖之曰司馬何事沛曰此州得一長史是隴西李亶天下甲門諠曰司馬何言之失門戶須累代人賢名節風教為衣冠顧矚始可稱舉此老夫是也夫山東人尚于婚媾求于祿利作石柱石見危受命則曠代無人何可說之以為門戶沛懷慙而退時人以為口實舊唐

晉書南史及袁氏家傳俱云袁氏陳郡陽夏人名人不能悉書新云朗其先雍州人豈誤讀舊書耶

華胄梁何昌寓為吏部尚書有姓閔求官者昌寓問君是誰後對曰子騫後昌寓掩口笑曰遥遥華胄南史

諸杜杜正倫與城南諸杜昭穆素遠求同譜不許銜之諸杜所居號杜固世傳其地有壯氣故世衣冠正倫既執政建言鑿杜固通水以利人既鑿川流如血閲十日止自是南杜稍不振新唐

諸李李義府已貴乃言系出趙郡與諸李序昭穆嗜進者往往尊為父兄給事中李崇德引與同譜既謫普州

亟削去義府銜之及復當國傳致其罪使自殺於獄上

同族攄義杜正倫已通貴李義府官尚徵及同執政不能下中書侍郎李友益義府族也晚附正倫同擠義府釁鈌義府使人告正倫友益交通罔上有異計高宗惡之出正倫為横州刺史流友益峰州正倫卒于貶上

通譜相方唐有士人姓方好矜門地但姓方貴人必認為親戚或戲之曰豐邑方相何親邃曰再從伯氏戲者笑曰既是方相姪只堪嚇鬼豐邑坊盖造凶器出賣之

地

認郭汾陽郭崇韜爲樞密使用事自宰相豆盧革等皆附之以其姓郭因問崇韜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徙華陰公世家鴈門豈其枝泒耶崇荅曰因遭亂亡失譜牒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革曰然則固從祖也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聞者頗以爲笑五代唐臣傳

妄認遠祖有一故相遠泒在姑蘇因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仙詭題其傍曰

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筆談

不忍言族夏侯亶辨給能專對宗人夏侯溢為衡陽內史辭日亶侍御座高祖謂亶曰夏侯溢于卿疎近亶荅曰是臣從弟高祖知溢于亶已疎乃曰卿傖人如何不辨族從亶對曰臣聞服屬易疎所以不忍言族時以為能對 梁書

渤海柳宗元與劉禹錫同年及第題名于慈恩寺塔談元茂秉筆題名皆以姓望而辛南容人莫知之談元茂

閤筆曰請辛先輩言其族望辛君適在他處柳曰東海人元茂曰爭得知柳曰東海之大何所不容俄而辛至人問其望曰渤海衆大笑嘉話録

竿頭吉州士子赴省書先牌云廬陵魁選歐陽伯樂或誚之曰有客遥來自吉州姓名挑在擔竿頭雖知汝是歐陽後畢竟從來不識修夷堅支志

祖孫

㚒祖祖祚也祚先也釋名㚒祖始祖也獸之初生謂之㚒

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謂鼻為祖或謂之鼻祖（方言）

王父父之考為王父父之妣為王妣（爾雅）

善及秦景伯問士鞅曰大夫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以及人武之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彰將于是乎在晉果滅欒氏（左襄十四）應劭曰晉大夫欒書書子黶黶子盈書賢而覆黶黶惡而害盈曹大家曰天命祐善災惡非有差也然其道廣大雖父子百葉猶若一體也

克昌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脩將忝祖乎羡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曰伋于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懈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孔叢子

大父鄭當時字莊年少官薄然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漢書

不名石奮歸老于家子孫為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

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為便坐對案不食諸子相責肉袒謝罪廼食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漢書

字孫虞詡陳國人祖父為郡縣獄吏務在寛恕常稱曰東海于公高其里門定國卒至丞相吾治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子孫何得不為九卿故字詡曰昇卿後遷僕射尚書令後漢

清白楊震性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或欲令開産業震曰

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靈帝謂震孫奇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上

純孫原穀者不知何許人祖年老于父母厭患之意欲棄之穀年十五涕泣苦諫父母不從乃作輿舁弃之穀乃隨收輿歸父謂之曰爾焉用此凶具曰穀乃后父母不能更作得是以收之耳父感悟愧懼乃載祖歸侍養克己自責更成純孝穀為純孫孝子傳

家公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潘尼稱其祖曰家

祖班固書集亦云家孫顔氏家訓

興宗陳群字長文祖寔嘗謂宗人曰此兒必興吾宗及長有識度所善皆文黨魏書

異衆衛玠有虚令之秀清勝之氣在群伍之中有異人之望祖太保瓘見玠五歲曰此兒神爽聰令與衆大異恐吾年老不及見耳別傳

殆聖何曽侍武帝宴退告其子遵曰國家應天受命創業垂統吾每侍宴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

貽厥孫謀之兆也後嗣其殆乎此吾諸孫之憂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輩必遇亂亡及遵之子綏死凡嵩哭之曰吾祖其殆聖乎晉書

刺淚符生字長生健第二子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而無一目為童兒洪戲之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箠杖洪曰吾以爾為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

佳兒張蒼梧鎮是張憑之祖甞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憑時年數歲斂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世說

幼穎謝靈運祖元晉車騎將軍父瑍生而不慧早亡靈運幼便穎元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瑍瑍兒何不及我

貽厥之力到溉子鏡早卒孫藎早聰慧位尚書殿中郎甞随梁武帝幸京口登北固樓賦詩藎受詔便就上以

示溉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于蓋因賜絹二十疋後溉每和御詩上輙手詔戲溉曰得無貽厥之力乎南史

披簿李遷哲嘗除真州刺史即本州也遷哲妾媵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第宅相次姬妾之有子者分處其中遷哲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宴子孫參見或忘其名披簿以審之後周書

郭子儀諸孫數十人每晨孫問安不盡辨頷之而已

祈福張元字孝始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無目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燃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燃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篦療其祖目于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徧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北史七十二

代筆許敬宗孫彥伯昂子也頗有文敬宗晚年不復下

筆凡大典册皆彥伯為之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答曰渠父不及昂父唐書

敬宗好色無度妻裴侍婢有姿色敬宗嬖之以為繼室假姓虞氏昂素與通烝之不絕敬宗怒黜虞氏加昂以不孝請流于嶺外又納嬖妾譩言奏流彥伯于嶺外後遇赦得還舊以衆思古議請謚敬宗為繆之憾欲邀擊于路思古曰吾為先子報讐耳彥伯慙而止新

據石薛元超高宗時為中書令人省中有一磐石初祖

道衙為內史侍郎常據而草制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泫然流涕舊唐

荷杖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杙步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又況于以尊位厚禄乎呂覽

委蛻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

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强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列子

父母

考妣父為考母為妣爾雅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曲禮

喬梓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

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三子往觀之見橋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循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書大傳

盡力盡思子路見于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

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家語

報雠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子路仕衛赴蒯聵之難衛人孤黶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告孔子欲報父讐夫子曰行矣子崔即行黶子知之曰夫君子之勇不掩人

之不備須後日于城西抶戰其日驟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 師覺授孝子傳

杖背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晳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于曾晳曰嚮也參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晳而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納曾參自以為無罪使人請于孔子孔子曰汝不聞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

瞍欲使之未嘗不在于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于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乎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家語

嚴主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淮齊俗

烹彘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為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期之是教子期也父期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韓非子

證父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

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呂覧

折筓范文子莫退于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庚辭于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范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于朝吾不在晉國亾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筓

啜羮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羮樂羊坐于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

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荅曰烹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拔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韓子

秦敎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之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如此三者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何為而擊之頃間聞齊兵大勝秦兵大敗

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啟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啟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子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期死父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期死父豈為人臣期生君哉齊策

分金陸賈使南越趙佗賜賈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呂后時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

廼出所使越得槖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擊鮮毋久溷女為也漢史

父子之美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父揚子

遺休霍去病父中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侍婢

衛少兒私通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子不相聞久之去病為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至平陽傳舍遣吏迎中孺中孺趨至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為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光傳

諫父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踰越五嶺俗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

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怓乃止因撫其首曰吳氏告不乏季子矣本傳

不凡薛勤仕郡為功曹陳仲舉年十五為父齋書詣勤勤顧而察之明日造焉仲舉父出迓勤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言議盡日汝南先賢傳

佷子有佷子者家貲萬金而自少小不從父語臨亡意欲葬山上恐兒不從例言葬落渚下召磧上佷子曰我由來不奉教令今當從此一語遂盡散家財積土繞之

成一洲長數百步元康中始為水所壞佷子前漢人也博物志
老蚌常康元將弟誕仲將孔融與其父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來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後漢世祖見王廣之子珍國應堪大用謂廣之曰卿可謂老蚌矣廣之曰臣不敢辭上大笑南齊書
鑿井得銅魏郡龎儉因亂失父時儉三四歲母襁抱轉

客盧中鑿井得錢數萬遂致富因買一蒼頭主家幹一日堂上作樂老蒼頭在厨中竊言曰堂上老母我婦也問其故奴曰我婦姓艾字阿宏足下有黑子腋下有赤志母曰我翁也遂為夫婦時人為之語曰盧里龎公掘井得銅買奴得翁風俗通

舐犢楊彪位至太尉見漢祚將終稱脚攣不復行積十年后子修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荅曰悔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爱操為改容後漢

將車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後從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厀前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世說按本傳淑卒于桓帝建和三年彧生于延熹六年相去已十三年矣

家君頴川太守髠陳仲弓客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

謬也故不相荅客曰足下但因傴為恭而不能荅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已尹吉甫放孝子伯奇董仲舒放孝子苻起惟此三君高明之君惟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慚而退

隔坐吳紀隲字子上景皇時隲父亮為尚書令隲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御屏風隔其坐吳錄宣城記云隔以雲母屏

家父陳思王稱其父為家父母為家母家訓

拜書吳顧悌字子通每得父書常洒掃几席舒書于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閲畢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則臨書垂泣語聲哽咽吳雍傳注

清賞阮籍素與王渾為友渾子戎字濬仲年十五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每遇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

未見其父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日于稠人中見

稽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紹父則中散嵇叔夜也

瓜葛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碁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

訓導太尉劉子真清潔有志操行已以禮而二子不才並黷貨致罪子真坐免官客曰子奚不訓導之子真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變耶世說

寔子名夏

常自教兒謝安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世說宋王裕之字敬弘見兒孫歲中不過一再相見見輒尅日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随所欲人或問之答曰丹誅不應乏教甯越不聞被捶南史十四

惡祗韋諛字憲道京兆人雅好儒術善著撰嘗謂其子伯陽曰我高我曾重光累徽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為我對正值惡祗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教尊亦正

直軟抵耳諛懃無言時人傳之以為笑晉儒林傳

作父伏滔字元度少知名孝武帝嘗會于西堂滔豫坐還下車先呼子系之謂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不此故易得為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晉傳

鳳毛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世說　謝鳳子超宗好學有文辭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

傾朝相送宋何尚之字彥德叔度子也為吏部郎告休

定省傾朝送別于治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来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彦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南史二十

要人顔延之少有令名宋文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曰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

所資送延之一無所受嘗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嘗早候竣遇賓客盈門竣方卧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樽節福之基也驕佷傲慢禍之始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

帝為制名顏竣先未有子而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子為元凶所殺至是各產男上自為制名名義恭子為伯禽以比魯公伯禽周公之子名竣子為辟强以比漢侍中辟强張良之子也

湯澆雪王瑩字奉光累遷義興太守代謝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瑩父懋求書屬瑩求一吏曰文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荅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諸賓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唯大恥愧懋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鯧美鮓麞肶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詭言義興始見餉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即懋大忿言于朝廷稱瑩供養不足坐失郡棄廢久之

名子謝莊生五子颺朏顥嵆淪世謂莊名子以風月景

山水

瀝骨梁武帝第二子綜封豫章王初母吳淑媛在齊東昏侯宮及幸武帝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及綜年十四常夢一少年肥壯自挈其首對綜非一問母母問夢中形狀類東昏因密報之勿泄綜遂于别室祠齊廟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即為父子綜私發東昏墓出其骨瀝血試之既驗在西州生次子月餘潛殺之既瘞其骨又試之南史　唐王少元父隋末死

亂兵遺腹生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即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骨也少元鐃膚閱旬而獲遂以葬孝友傳

似父陸倕次子緬有似于父倕一見殆不能別南史

呼子使君畢衆敬宋明帝授兖州刺史後入魏就拜兖州子元賓繼之父子相代為本州當世榮之時衆敬以老還鄉嘗呼元賓為使君每賓聽政時乘板輿至賓所先遣左右勅不聽起觀其决斷忻忻然喜見顏色北史廿七

射子羊侃在臺城其長子鷟先為侯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惜此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鷟曰久以汝為死猶在耶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以其忠義亦弗之害南史十三

名傍後魏高祖名子曰恂愉悅懌崔先名子勵勗勉高祖謂先曰我兒名傍皆有心卿兒名傍皆有力荅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上大嗟悅魏書

二奚孝文臨軒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陽尼與房千秋各舉其子帝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牒魏書

命降一等楊元感與父素俱為柱國朝會則齊列隋文帝命元感降一等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庭展私敬隋史

譽兒癖王福時子勔勮勃皆著才名其後劼助又以文名顯劼早卒少子勸亦有文福時常詫韓思彥戲曰武

子有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耶使助出其文思彦曰生兒若是可誇也新唐
見父呂向之生父岌客遠方不還後有傳父猶在者訪索累年不得他日自朝還見一老人物色問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號慟行人為流涕
遺父崔挹為禮部侍郎子湜為兵部父子同時為南省副貳有唐以來未有也湜後為中書令挹户部尚書致仕挹性貪冒受人請託數以公事干于湜湜多違拒不

從大為時論所喢舊唐崔湜為吏部侍郎貪縱兄憑弟力父挾子威咸受囑求贓汚狼藉父挹為司業受選人錢湜不之知也長名放之其人訴曰公親將賂去何為不與官湜曰所親為誰吾捉取鞭殺曰鞭即遭憂湜大慙

主上以湜父年老瓜初熟賜一顆湜以瓜遺妾不及其父朝野譏之時崔岑鄭愔並為吏部京中謡曰岑愔獠子後崔湜令公孫三人相比較莫賀吐骨渾朝野僉載

毀像狄仁傑為魏州刺史有惠政百姓為之生立祠后

其子景輝爲魏州司功參軍貪暴人患爲遂毀其像

嘲父陸慶餘爲洛州長史善論事而謬于判決其子嘲

之曰陸慶餘筆頭無力觜頭硬一朝受辭訟十日判不

竟送案褥下慶餘得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時嘲之曰

說事則喙長三寸判事則手重五斤信有之矣僉載

相誚裴勛容貌么麽而性尤率易與父垣會飲垣令飛

盞毎屬其人輒自言狀垣付勛曰矬人饒舌破車饒楔

裴勛十分勛飲訖而復其盞曰蝙蝠不自見笑他梁上

燕十一郎十分垣第十一也垣怒笞之慈恩寺連接曲江及京輦諸考每榜新得第者畢列姓名于此㔁嘗與親識游見父及諸家榜率多物故因謂人曰此皆鬼録也玉泉子

直饌貞元初穆寧為和州刺史其子故兗陵尚書贊及給事中質及員賞尚未分官列事寧前時穆氏家法切峻寧命諸子直饌稍不如意則杖之諸子將至直日必探求珍異羅于樽俎之前競新其味計無不為然而未

嘗免笞叱之過者一日給事直饌鼎前有熊白及鹿脩忽曰白肥而脩瘠相資其宜乎遂同試曰甚異常品即以白裹脩改之而進甯果再飽宛陵與諸季望給事盛形羨色曰非惟免笞兼當受賞給事頗亦自得甯飯訖戒使令曰誰直可與杖俱來于是罰如常數給事將拜杖遽命前曰如此味奚進之晚耶如是聞者笑而傳之

資暇錄

任子令狐綯為相每朝廷大事一取決于子滈如元載

之伯和李吉甫之德裕滈頗招權受賄言事者攻其短綯乃為子訟寃南部

行乞淮南程幹本富家三年間為水火所焚蕩業俱盡妻茅氏連八年生十六男父子相携行乞於市上

異呼荆土方言謂父為爹舵南史四十二 吳人謂父曰爸集韻回紇呼父曰阿多會要 閩人呼父曰郎罷謂子曰囝顧況詩郎罷别囝吾悔生汝囝别郎罷心摧血下

筈父蜀有姜太師者許田人也幼年為黄巾所掠失其

父母有疵卒江老者每被鞭笞后老不任其苦乞告夫人求歸夫人詢其鄉里詰其妻息皆備言之及姜歸宅夫人具言其事姜驚疑其父也使人細問之其男身有何記驗曰我兒脚心上有一黑子餘不記之姜大哭密遣人送出劒門之外奏先主曰臣父近自關東來遂迎入宅父子如初姜報打父之過齋僧數萬終身不撻從者王氏見聞

玉堂閒話長興中侍衛使康義誠事畧同

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順也晉以文

帝名昭故讀曰韶後人因而不改決疑要録

井竈王朗雜箴曰家人有嚴君焉井竈之謂也吳崇賀人生子云寄語王渾防跨竈阿戎清賞祇須史或云竈上有釜故子賢于父為跨竈

有子蕤蘷字伯尼威子也少聰敏楊素甚竒之素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蕤蘷無父隋書

中宗嘗名宰相蘇瓌李喬子進見二丞相子皆童年上近撫于赭袍前賜與甚厚因語二児曰尒日憶所通書可奏者為吾言之頲應曰

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子亦進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藕壞有子李嶠無兒松窻雜録

張孝里張敷字景胤吳興太守卲之子也元嘉初為中書郎敷小名楂父卲小名棃文帝戲之曰楂何如棃敷曰棃是百果之宗楂何敢比也父在吳興亡遂毀瘠成疾世父茂度每止譬之未朞而卒孝武旌其孝名其所居曰張孝里初卲生而母沒年十許歲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有一畫扇乃緘録之每至感思輒開笥流涕

見從母常慼哽咽南史

純孝鄭莊公寘母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羮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考叔曰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

母子如初君子曰頴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左隱元

母績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汝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勤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兾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絶祀也魯語

文伯卒其妻哭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内者女死之今吾子早殀吾懼其以好内聞也二三婦人之欲供先祀者從禮而静是昭吾子也孔子聞之曰女智無若婦男智莫若夫公文氏之婦智矣剖情損禮欲以

明其子為令德也家語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之女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日宮女縗經而徒者十人此不足于士而有餘于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韓詩外傳

心痛鄭子産善事母奉命聘晉道中心痛遣人還家起居問母母曰吾忽身體不調意想汝耳更無他也世說

心動曾子從孔子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曰思之齧指

孔子曰參之至誠也精感萬里搜神記

搤臂曾參出薪于野有客至其家欲去其母曰願留參

方到即以右手搤右臂臂痛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故

痛母曰今者客至搤吾臂呼汝耳論衡

斷機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輟然中止及復盡其母

知其諠也呼而問之曰何為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

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諠矣孟

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姙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期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期也韓詩外傳

閉門數子楚將子發攻秦絶糧使人請于王因歸問其母問使者對曰士卒并分菽豆而食之將軍則朝夕芻豢黍粱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而不納使人數之曰子不聞句踐之伐吳乎夫使人入于死地而自康樂于

其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也無入吾門子發于是謝其母然後納之列女傳

齧臂吳起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吾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絶

倚門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王孫

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戰國策

辭遺金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貨金百鎰以遺其母母曰子為相三年矣禄未嘗多若此也豈脩士大夫之費耶安所得此對曰誠受之于下其母曰吾聞士脩身潔不為苟得夫人臣而事其君猶為人子而事其父也廉潔公正故遂而無患今子反是遠忠矣夫為人臣不忠是為人子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

子也子起田稷子慙而出反其金自歸罪于宣王請就誅焉宣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稷子之罪而以公金賜母君子謂稷母廉而有化列女傳

知廢陳嬰者東陽人少脩德行著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為王母曰不可自我為女家婦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世說

知興漢王繫項籍王陵以兵屬漢籍取陵母置軍中陵

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劒而死項王怒烹陵母卒從漢王定天下漢書

湖生雕胡會稽人顧䎘少失父事母至孝母好食雕胡飯常帥子女躬自採擷還家導水鑿川自種供養每有嬴儲家亦近太湖湖中後自生雕胡無復餘草蟲鳥不敢至焉遂得以為養郡縣表其閭舍西京雜記

畫形甘泉金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母病死詔圖其形于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養馬苑中每牽馬過見遺像輒拜之涕泣漢書

問所平反儁不疑為京兆尹行縣録囚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異于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本傳

嚴嫗嚴延年治河南酷刑好屠伯母數責延年天地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

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後歲餘棄市東海人莫不賢智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至大官東海號萬石嚴嫗本傳

異稱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爱速死吾必悲哭社淮南江淮謂母為社注江淮之間謂母為媞蜀謂母曰姐說文齊人呼母曰𡢃迷吳俗呼母曰媄淮南呼母曰𡢾集韻

殺宰祭子王莽時瑯琊呂母子為縣吏為宰所冤殺母

散家財以聚酒買弓弩陰厚貧窮少年得百餘人遂攻海曲縣殺其宰祭子墓遂入海中為盜其衆浸多至數萬 通鑑

全義遼西太守趙苞字威豪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為賊所刼質載以擊郡苞悲號謂母曰欲以微禄奉養不圖為母所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母遥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劒以固其志子其勉之苞遂與賊戰母妻皆被

苞葬訖曰食禄避難非忠也殺母全義非孝也歐血而死後漢書

遇母汝南步遊張少失其母及為縣令遇母于臨淮郡取慮城良馬踟躕輕軒罔進顧訪病姬乃其母也誠願夙憑而冝感昭徵矣水經注

使誦孝經仇覽字季智為縣陽遂亭長好行教化人陳元凶惡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元誚責元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改悔到母床下謝罪曰元少

孤為母所驕謗曰孤犢觸乳驕子駡母乞今自改母子更相向泣於是元遂脩孝道後成佳士也謝承書

為親屈盧江毛義少時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捧檄而入喜動聲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士死去官行服數避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斯葢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

者也劉平等傳序

貪官埋母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為鄴令有同歲生得罪于冀亡奔邵邵偽納而陰以告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遷為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尸于馬屋先受職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李爕行塗遇之使卒投車于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于其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遂廢錮終身後漢

大人桓帝時大誅黨人范滂詣獄其母就與之訣滂白

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女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上

鷄供茅容字季偉郭林宗行見之請寓宿旦日容殺鷄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郭林宗傳

寄物瓶中曹公令路粹枉狀奏孔融前與布衣禰衡放

言云父之于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為情欲發耳而子之于母亦復奚為譬寄物瓶中出則離矣孔融傳

隔絕昔長沙人王毖漢末為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絕毖在內國更娶生子昌毖死後為東平相始知吳之

母亡便情係居重不攝職事北史隋劉珝傳

四珍秦瑛南鄭楊相妻大鴻臚劉巨公女也有四男二女相亡教訓六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行醉母十日不見之曰我在女尚如此我亡何以師群弟子元珍叩

頭謝過次子仲珍白母請客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珍乃革行交友賢人兄弟為名士泰英之教流于三世四子才官隆于先人故時人為謠曰三苗止四珍復起

華陽志

令德杜泰姬南鄭人趙宣妻也生七男七女若元珪稚珪有望五人皆令德其教男也曰中人情性可上下也在其檢耳若放而不檢則入惡也昔西門豹佩韋以自寛宓子賤帶絃以自急故能改身之恒為天下名士後

七子皆辟命察舉牧州守郡而漢中太守南鄭令多與七子同歲季考上計無不脩敬泰姫執子孫禮上

方寸亂先主在樊聞劉琮降曹公率其衆南行諸葛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面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于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

蜀志

遠志姜維天水人既歸蜀與母相失人使其母手書呼

維令反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曰良田百頃不計一畝但有遠志無有當歸維卒不免孫盛雜記

宋五行志

無負王經彦偉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為尚書助魏不忠于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敕以至今日母都無慼容語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邪世說

作大被吳江夏孟宗少遊學與同學共處母為作十二

幅被其鄰母恠問之母曰小兒無異操懼朋類之不顧故大其被以招貧生之卧庻聞君子之言耳列女傳

持節侍母晉汝南王亮母伏太妃嘗有小疾祓于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濵武帝登陵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本傳

負母初潘岳母誡岳以止足之道及為孫秀所收與母別云負阿母王隱晉書

絶裾温公初受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嶠絶裾

而去迄于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世說元帝即位以溫嶠為散騎侍郎嶠以母亡遇賊不得往臨葬門辭詔曰嶠以未葬朝議又頗有異同故不拜其令八座議吾將折其衷注

四望符表朗凡子也家于安成郡太元中表年十六母姜氏疾侍省晝夜數十日母一食表亦一食母不食表亦不食見母將絕慟咽至殞俄頃母歿亦歿大守王府君為立墓四望塹之南在安福輿地志寰宇記

祈福瑯琊王凝之夫人陳郡謝氏名韜元奕女也清心

元詰姿才秀逺喪二男痛甚六年不開帷幙忽見二兒

還鉗鎖大械勸母自寛云罪無得脫為福徳可免耳具

叙諸苦毋祈福㝵獲福裕也晋録

客窺劉裕與何無忌等謀誅桓元無忌夜于屏風裡草

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樓客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

吕母明矣汝能為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曰與劉裕

母尤喜因為言元必敗舉事必成之理以勸之

録母沈攸之為荆州刺史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泰真有幹力名不肯來攸之遣二十人被甲追之泰真射殺數人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單身走入蠻追者既失之録其母去泰真既失母乃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抑情待士如此南史

設葅樂順之字文徳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順之為設食枯魚菜葅而已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乃出常膳魚羮數種杲之曰卿過于茅季偉我非郭林宗南史

曾子齊宗元卿有至行早孤爲母所養母病元卿在遠輒小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爲常則鄉里宗敬率號宗曾子談藪

復爲齊廬陵王昕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亡已經數日昕奔還號叫母便蘇孝感致也上

誠讀書高讓之妻中山張氏明識婦人也教勸諸子從師受業常戒之曰自我爲汝家婦未見女父一日不讀書汝等各宜脩勤勿替先業魏書

摩敦字文護年十餘歲母閻姬因亂陷齊護居宰相之後每遣間使尋求莫知音息後許還朝齊主以護既當權重乃留其母以為後圖仍令人為閻作書報護自稱曰阿摩敦護得書悲不自勝報書亦稱曰摩敦及母至舉朝慶悅護與母睽隔多年一旦聚集凡所資俸窮極華盛每四時伏臘高祖率諸親戚行家人之禮稱觴上壽榮貴之極振古未聞

藍田生玉陸卬字雲駒居父喪盡禮哀毀骨立母魏上

庸公主初封藍田高明婦人也卭昆弟六人並主所出邢邵嘗謂人云藍田生玉固不虛矣主教訓諸子皆以義方雖創巨痛深出于天性然動依禮度亦母氏之訓焉卭兄弟相率廬于墓側詔改所居里為孝終里北史

有一斫頭耳爾宜慎之附書

齊國太夫人楊氏墓誌云夫人字季姜僕射高頻之母也本傳稱頻既貴其母常戒以遠禍高頻初為僕射其母誡之曰女富貴已極但戒以遠禍可謂賢母不著其姓氏金石錄

孝感高士廉事父母以孝聞隋時坐與斛斯政交遊謫朱鳶主簿嶺南瘴癘不可同行留妻鮮于氏侍養屬天下大亂久在南方不知母問安否北顧彌切嘗晝寢夢其母與之言宛如膝下既覺而涕泗横集明日果得母訊議者以為孝感之應舊書

請代狄仁傑為并州參軍同府司法鄭崇質母老且病當充絶域仁傑謂曰太夫人有危疾而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里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與司馬李孝

廉不協相語曰吾等豈獨無愧耶由是相待如初上

願立名王義方以李義甫姦害政將加彈奏以問其母

曰昔王陵伏劔成子之義汝能盡忠立名吾之願也雖

死不恨義方乃奏之左遷華州司户參軍

先國張易之張昌宗居中用事桓彦範謀誅之以白其

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通鑑

妻卒約哭李畬事母甚謹閨門邕睦累代同居每四時

拜慶長幼男女咸有禮節及妻卒時母已有病畬恐傷

母意約家人不令哭聲使聞于母朝夕定省不曾見其有憂念之色士友甚以稱之舊唐

剌血濡章駙馬都尉鄭曖潛曜睿皇之外孫尚明皇第十二女臨晉長公主母即代國長公主也開元中母寢疾曜剌血濡奏章請以身代及焚章獨神道許三字不化翌日主疾間鄭固命左右勿敢言其請天之章門客尹畫環之詞也畫環為人言之

定軍李景讓字後已母鄭治家嚴身訓勅諸子始貧乏

時治墻得積錢童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禄猶災其身況無妄而得我何取亟使閉坎景讓出為浙西觀察使嘗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衆乃名景讓廷責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啣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大將再拜請皆泣謝乃罷一軍遂定唐書

坦施曹成王臯為刺史遭誣在治念其母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辦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退之曹王碑

熊丸柳仲郢字諭蒙母韓即臯女也善訓子故仲郢幼嗜學甞和熊膽丸使夜咀嚥以助勤元和末及進士及為校書郎牛僧孺辟武昌幕府有父風矩僧孺嘆曰非積習名教安及此耶 唐書

鞠獄得母杜羔有至性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會堂兄兼為澤潞判官甞鞠獄于私第有老婦辨對見羔出入竊語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子訊之故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訪先人之墓邑中故老

已盡不知所在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煤烟之下見數行字拂而視之乃父遺迹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于某村家問之羔哭而往村有老人八十有餘指其坵壠因得歸葬羔官至工部尚書致仕 國史補

改州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俄而以柳為柳州刺史劉為播州刺史柳以劉須侍親播州最為惡處請以柳州換上不許宰相對曰禹錫有老親上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裴晋公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

言上有愧色既而語左右曰裴度終愛我切劉遂改授連州　因話録

好消息崔元暉為庫部員外郎其母嘗戒之曰往者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元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常重此言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俸禄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

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于心耶母不受魚鮓之饋皆為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華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孔子云雖日殺三牲之養猶不為孝又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特宜脩身潔已勿纇吾此意也元疁遵奉母教誡以清謹見稱舊唐

棄官尋母司農少卿朱壽昌方在襁褓而所生母被出及長仕于四方孜孜尋訪不逮治平中官至正郎矣或傳其母嫁為関中民妻壽昌即棄官入関中得母于陜

州士大夫嘉其孝節多以歌詩美之東軒筆談　蘓子瞻詩云感君離合傷我魂此事今無古未聞長陵謁來見大娣仲儒豈意逢將軍開皇苦桃空記面建中天子終不見西河太守誰復譏潁谷封人羞自薦

不持生服蔡延慶所生母已亡不為服久矣聞李定不服所生母為臺所評乃乞追服則知蝂匡蟬緌不獨成人之弟也是時有朱壽昌其所生母三歲捨去長大刺血寫經誓畢生尋訪凡五十年乃得之奉養三年而亡

壽昌至毀馬善人惡人相去乃爾遠邪志林汴妓郜懿以
色著懿第六郎蔡奴之母也李定之父與郜六遊生定
而郜六死定不之知也及王荆公為宰相擢用李定言
官交攻以為母死不持服為此蔡奴亦以色著云洛陽花品
兩生俱貴陳瓘之父與潘良貴父情好甚篤潘一日謂
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相似獨一事不如公陳問之潘
曰公有三子我乃無之陳曰吾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
借它日生子即見還既而遣至乃了翁母也未幾生良

貴後其母遂往來兩家焉 羅春伯聞見録

二子爭葬乾道間單尚書夔生母本媵也又往耿氏生侍郎延年及死尚書侍郎爭葬其母事達朝廷孝宗曰二子母爭朕為葬之衣冠之家以為美談

異息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于門下而悲之動於顔色謂門者納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乃其母也故父母之于子也子之于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木之有花實也若樹木

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疾痛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于思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見子目明吳人陳遺少為郡吏母好食燋飯遺在役恒帶囊每煮食瀌其燋以獻母孫恩作亂遺隨例奔逃母憶遺晝夜哭泣遂失明遺脫難還家入門見母再拜號泣母目忽然開朗孝子傳

刺血點目僞蜀拔山軍卒李夢旗經敵擒歸岐陽老母

悲泣因瞽兩目夢旗在岐陽虔祈切至願見慈母三載方還夢旗刺股血點母眼即時如故乃知孝道感通其昭然耳

繼母

如母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親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儀禮

放賢子殷高宗武丁有賢子曰孝已事親一夜五起其母早死高宗信后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帝王世紀

掇蜂尹吉甫周卿士子伯奇母早亡吉甫更娶後妻妻乃譖之于吉甫曰伯奇見妾美欲有邪心吉甫曰伯奇慈仁豈有此也妻曰置妾空房中君登樓察之妻乃取毒蜂綴衣領令伯奇掇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伯奇于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之伯奇作歌以感之宣王聞之曰此放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而感悟遂射殺其妻 琴操

羊誓陳元字子元陳侯太子七歲喪母父更娶周氏有子曰昭周氏讒元侯將殺元昭欲先死元不聽引白羊

誓曰孝者羊血逆上一丈三尺一如誓言周后又譏之

侯怒令元自殺元投遼水有大魚負之元曰我罪人也

魚乃去昭從後來以問魚者云投水死矣昭氣絶良久

曰吾兄也又投水而死蕭廣濟孝子傳

誠感應慎字仲華為東平相事後母至孝精誠感應梓

樹生廳前屋上從置府庭繁茂長大

掃舍薛包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父娶後妻而憎包

分之令出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于

舍外旦入而掃父怒又逐之乃廬于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汝南先賢傳

繈褓翟方進年十二三失父為太守府小吏因病歸家辭其后母欲西至京師授經母憐其幼隨至京師織屨以給方進積十餘年至宰相母尚在漢書

去梯劉表子曰琦琮表初以琦貌類已乃愛之及後為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毀譽之言日聞于表表惑䏦後妻每信受焉又妻弟蔡瑁外甥及

張允並得幸于表又睦於琮而琦不自寧後漢琦每欲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輙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者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于口入于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蜀志

黃雀入幕王祥字休徵瑯琊人至孝繼母朱氏不慈由是失爱于父令掃除牛下祥愈恭敬父母有疾衣不解

帶母令守丹㮇實每風雨則抱而泣母嘗思黃雀炙忽有黃雀數十飛入幕遂以供養晋書

扣冰得魚王延九歲喪母行孝有閭后母卜氏御之無道延恭事彌謹卜常取蒲䕸敗麻與之貯衣延知而不言卜冬月杖之流血令求生魚延扣冰慟哭而得與之卜乃心悟撫之如所生也三十國春秋

夢虎免難衛農字劉卿東平人少孤事繼母至孝甞宿於他舍夜雷雨頻夢虎嚙其足農呼妻相出于庭叩頭

三下屋忽然而壞壓死者三百餘人唯農夫妻獲免搜神記

瘞子散騎常侍袁瑜薦會稽郭道事繼母至孝家貧產子夏不能字謂其妻曰傷慈以終孝吾無恨也遂瘞之裴子野志畧

莫辨兄弟高謙之字孝讓事後母李以孝聞李亦撫育過于已生人莫能辨其兄弟所出同異論者兩重之魏書

泉出宋思禮字過庭事繼母以孝聞補蕭縣主簿會天

旱井池涸母羸疾非泉水不適口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諸庭味甘寒日不乏汲縣人異之尉柳晃為刻石頌其感唐書

為弟驅驢盧操字安節河東人事繼母張氏以孝聞張氏生三子每命操為三子執勤主炊操執勤不以為勞張誨其子讀書三子每出張命操隨驢以催之即執鞭引繩如僮僕三子復謂曰隨驢何如我讀書操曰不讀書所以逐驢恒為三子詬詈操為涕泣拜而解之後明

經權第史系

叱殺五代安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有夫婦訟其子不孝重榮授劍授其父使殺之其父泣不忍其婦從傍詬罵奪其父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後殺之

兄弟

兄弟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謂兄曰荒弟第也相次第而生也釋名

寵弟鄭莊公弟共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太叔祭仲諫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無使滋蔓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

屬弟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

也豈曰能賢昭先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

義嗣 吳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家督朱公居於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
囚于楚朱公告其少弟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
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請欲行不聽長
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
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公從之長男竟持其弟喪
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
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
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

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昔日吾所以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越世家

粥庶母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我何以哉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于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檀弓

為哀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哀者聞子皐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為之衰上

布粟歌淮南厲王長高祖少子也有罪文帝徙之于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漢書

淮南歸國為黃屋左纛稱東帝坐徙蜀嚴道死于雍上閔之封其四子為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

不能相容淮南序

雙生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為兄弟或曰前生為兄後生者為弟今雖俱日亦宜以先生為兄或曰居上者宜為兄居下宜為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為弟昔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嚚曰良以卯日生嚚己日生良則以嚚為兄以良為弟若以在上者為兄嚚亦當為弟昔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妜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以

先生者爲長近代鄭昌峕文長蒨并生二男勝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并以前生者爲長霍氏亦以前生爲兄焉西京雜記

相似有張伯偕仲偕兄弟形貌絶相類仲偕妻新粧竟忽見伯偕乃戲問曰今日新粧飾好不伯偕應之曰我伯偕也妻慚乃趍避之須叟又旹伯偕猶以爲仲偕復呼之曰向大錯誤認伯偕是卿伯偕曰我故伯偕也風俗通

濟北李登爲從事吏病得假皈自嫌不甚羸瘦謂雙

生弟寧我兄弟相似不得别汝差類病者代我應府後人所言廢事相見時弊久弟大怒曰濟北而乃欲相為也

鬬得兄陳留太守太山吳文章少孤遭憂衰之世與兄伯武相失别二十年後會下邳市爭計共鬬伯武毆之文章欲報擊之心中惻愴手不能舉大自怪也因投杖于地觀者咸啞笑之因還相尋問乃親兄也相持啼泣觀者復曰兄杖弟不得報兄向者所笑乃其義也上

坐兄北鄉田蚡封武安侯為丞相名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由此滋驕漢書

讓產讓金廣漢汝婦者汝敦之妻也居世殷富兄弟早孤而嫂貪悋敦所以受田宅奴婢三百餘萬悉讓于兄栽留園地數十畝起舍耕作口中得金一器敦以示妻曰本言讓先祖所有也此非其所有耶敦曰固吾意也乃俱擔金與兄嫂嫂初謂叔窮乏來欲借貸有不悦之

色見金而喜兄乃惻然感悟棄妻還金列女傳
大才晚成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援三兄況余員并有才能王莽時皆為二千石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會況卒援行服朞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後漢本傳
朱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

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勃未二千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焉東觀記

行義杜林字伯山博物洽聞時稱通儒初為郡吏王莽敗客河西魏囂深相敬待林雖拘于囂而終不屈節弟成物故囂聽林持喪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于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廼歎曰當今之

世誰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後漢

讓國鄧彪字智伯南陽人也父邯世祖中興從征伐以功封鄳侯彪少修孝行厲志清高與同郡宗武伯翟敬伯陳綏伯張弟伯同志好齊名稱南陽五伯彪以嫡長為世子邯薨當嗣爵讓國與異母弟鳳明帝高其節詔書聽許鳳襲爵彪仕州郡東觀記

謙兄受遺鄭均字仲虞任城人也治尚書好黄老澹泊無欲清静自守不慕遊宦兄仲為縣游俠頗受禮遺均

數諫止不聽即脫身出歲餘得數萬錢歸以與兄曰錢
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語遂為廉潔稱
清白吏上
自撾繆彤字預公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
諸弟遂求分異又數有鬬爭之言彤自掩戶自撾曰繆
彤汝脩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
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為敦睦之行
後漢
書

兄弟同被姜肱字伯淮與二弟伯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起卧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别寢以繼嗣當立乃遞往就室肱嘗與季江謁郡夜于道遇盜欲殺之兄弟相更争死賊遂兩釋焉但擱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遂感悔后乃求見謝罪還所畧物肱不受勞而遣之上

服食不偏李銓字元機平卯人也少聰慧有志行銓兄

全前母子後母甚不愛也而衣食皆使下銓銓始年五歲覺已衣勝兄即脫不着須兄得與同然後服之其母遂不得有偏及長銓内匡其母外奉其兄故閨門雍睦為拜族所稱江微陳留志

劄臂洒骨陳業字文理業兄度海傾命時依止者五六十人骨肉消爛而不可辨别業仰皇天誓后土曰聞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劄臂流血以洒骨上應時歃血餘皆流去謝承會稽先賢傳

二黄黄穆字伯開博學為山陽守有德政弟奐字仲開武陵太守貪穢無行武陵人諺曰天有冬夏人有二黄言不同也襄陽耆舊傳

飲酖代弟汝南李洪為太尉掾弟殺人當死洪自刻詣閤乞代弟命便飲酖而死弟用得全孔融汝潁優劣論

二應應劭字仲遠弟珣字季瑜生二子瑒字德璉璩字休璉咸以文章顯後漢魏志　二應克聰亦表汝墳後書贊

三難陳元方子群字長文季方子忠字孝先各論其父

功德爭之不能决咨于太卯太卯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世說一作元方難為弟季方難為兄　王珉小字僧彌少有才藝名出珣右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法護珣小字晉傳

左右手表譚攻尚譚敗還欲更攻尚問王脩曰計將安出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鬬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若如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構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後漢

成都王頴將討長沙王義卲續諫曰臣聞兄弟如左右手今明公當天下之任而欲去一手乎續竊惑之晋傳

二龍漢末陶卯洪薦劉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舉公山于前擢正禮于後所謂馭二龍于長途騁騏驥于千里不亦可乎吳志

慕容德以右僕射封嵩為左僕射尚書韓諲為右僕射時嵩諲並年三十又以嵩弟融為西中郎將諲弟軌為東中郎將嵩等俱拜帝臨軒詔令四人同入嵩

等升殿方謝帝顧曰躍二龍于長途騁雙驥于千里朝野榮之張詮南燕書

謝舉字言揚幼好學與兄覽景滌齊名舉為太常博士與覽俱與元會江淹一見並將欽挹曰所謂馭二龍于長途者也南史

江革建安王為雍州刺史表求管記以革為征北記室參軍帶中廬令與弟觀少長共君不忍離别苦求同行以觀為征北行參軍兼記室時沈約任昉與革書云比聞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揔卿昆季可謂馭二龍于長途騁騏驥于千里矣上

不私諸葛瑾字子瑜琅琊陽郡人也為孫權長史建安二十年權遣瑾使蜀與其弟亮但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吴志孫權報陸遜曰元德昔遣孔明至吴孤嘗與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産且弟隨兄于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元德意自随人耳子瑜達孤言弟亮以夫身于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

各在一國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并有盛名各在一國

於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
侯元齊名瑾在吳吳人服其宏量世說
置毒棗蔕魏文帝忌其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閤
圍棊并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蔕中自選可食者而進
王弗悟遂雜進之旣中毒大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
毀缾罐太后徒跣趍井無以汲須臾遂卒復欲害東阿
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上
清發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弟知字子房貞潔有

兄風為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晉書

不使親踈齊王當出藩而王濟諫請無數又累遣常山王與婦長廣公主共入稽顙陳乞留之世祖甚恚謂王戎曰我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朕家計而甄德王濟連遣婦入来生哭人耶濟尚如此況餘者乎濟自此被責左遷國子祭酒晉諸公贊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

子然後爵之嶠曰武子儁爽恐不可屈帝遂名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不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謡常為陛下恥之他人能令疎親臣不能使親疎以此愧陛下世說

二俊陸機與弟雲並有俊才司空張華見而悅之曰平吳之利在獲二俊晉陽秋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士龍為人文弱可受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鐘聲言多慷慨世說

張華見褚陶語平原陸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

上
婉婉長離陵江而翔長離云誰洛爾陸生 潘安仁陸機詩 雲六歲能屬文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二陸幼時吳尚書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 晉書 成都王頴陸機弟䎃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孫惠與朱誕書曰不意三陸相携闇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痛酷之深荼毒難言國喪儁望悲豈一人其為州里所痛悼如此 上
三張安平張載字孟陽博學有文章弟協字景陽與載

齊名亢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時人謂載協亢陸機雲曰二陸三張上張協信都人兄弟三人俱善屬文語曰二陸入洛三張減價寰宇記

三窟王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為念而思自全之計乃以弟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因相謂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識者鄙之

在三衛玠字叔寶為太子洗馬永嘉四年南至江夏與

凡别于梁里凋語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日忠臣致身之運可勉乎行至豫章乃卒衞玠別傳

遺書不答李矩表郭誦為楊武將軍屢敗石生誦弟元為賊所執賊遣元以書說矩曰去年東平曹嶷西賔猗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矩以示誦曰昔王陵母在賊猶不改意弟當何論石勒復遺誦麈尾馬鞭以示慇勤誦不答晉書

第五何準字幼道廬江灊人驃騎將軍充第五弟也雅

好高尚徵聘一無所就充位居宰相權傾人主而准散帶衡門不及世事于時名德皆稱之中興書驃騎勸之令仕答曰予弟五之名何必減驃騎世說

家弟戴安道逵既厲操東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上

輕侮和嶠為少保散騎常侍性至儉悋嶠同母弟郁素無名稱嶠輕侮之此以為損

餘年代弟太元中有一師從遠來莫知所出云人命應終有人樂代則死者可生若逼人求代亦復不過少時人聞此咸怪其虚誕王子猷子敬兄弟特相和睦子敬疾屬纊子猷謂之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請以餘年代弟師曰夫生代死者以已年限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賢弟命旣應終君侯筭亦當盡復何所代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恒禁往來聞亡便撫心悲惋都不得一聲背即潰裂推師之言信而有實幽明錄

火攻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横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世說

投戕氷開河内荀儒字君林乘氷省舅氏陷河上而死兄倫字君文求尸積日不得設祭水側又投戕與河伯一宿岸側氷開手執簡浮上淪又戕謝之異苑

謗免散騎常侍祖納初與弟約不睦中宗甚任約疎納納乃言于中宗曰約為人外有國士之形内懷陵上之

性柳而使之可也若假其權必為亂階中宗弗納納遂以兄弟相謗免官及後約為逆論者始知納忠誠晉書

事兄如父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兄弟友睦之行世莫能及不言人長短兄曜好臧否人物每言論常以他語亂之宋書

咨行蔡廓奉兄軌如父家事小大皆諮而後行公禄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為就典者請焉從高祖在彭城妻郗氏求夏服廓荅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

容別寄執時為給事中上

為兄愔述謝景仁愛其第三弟慰而愔述嘗設饌請宋武帝希命慰豫坐而帝名述述知非景仁夙意又慮帝命之請急不從帝馳遣呼述須至乃飧及景仁疾述盡心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衣不觧帶不盥櫛者累旬景仁深感愧焉友愛遂篤及景仁卒哀號過禮景仁肥壯棺木數具皆不合用述哀惶親選乃獲焉南史

騣皷兄弟沈懷文三子淡深冲冲仕齊為御史中丞與

兄淡深名譽有優劣世號為腰鼓兄弟淡深并歷御史中丞兄弟三人并為司直晉宋所未有也南史二十四

着衣後應劉瓛字子珪弟璡字子璥方軌正直兄瓛夜隔壁呼璡共語璡不答方下床着衣立然後應瓛問其久璡曰向着衣未竟南齊

斫樹更生趙拔扈新城人也凡震動富于財大守樊文茂求之不已因狱之拔扈亡命聚黨至杜樹呪曰文茂殺拔扈兄今欲報之若事克斫樹處更生不克即死二

宿三梆生十丈餘人間傳以為神附者十餘茂遂敍文茂南史孝義傳

玉昆金友王琳齊代取梁武帝妹有子九人并知名長子銓字公衡美風儀善占吐尚武帝女永嘉公主銓雖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為銓錫二王可謂玉昆金友南史

兩到到溉字茂灌撝弟子也父坦齊中書郎溉少孤貧與兄沼弟洽俱知名起家王國左常侍樂安任昉大相

賞好提携溉洽二人廣為聲價南史時以溉洽兄弟比之二陸故世祖贈詩曰魏世重雙丁晋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似凌寒竹梁書

奉嫂甚謹劉潜字孝儀彭城人幼孤與兄弟相厲勤學并工屬文内行尤篤兄孝熊早卒孝儀奉寡嫂甚謹家内巨細必先咨决與妻子朝夕供侍未嘗失禮時人以此稱之

雙璧陸暐字道暉與弟恭之季順并有時譽洛陽令賈

禛見其兄弟歎曰僕以老年更睹雙璧又嘗兄弟共候黄門郎孫惠蔚惠蔚謂諸賓曰不意二陸復生坐隅吾德謝張公無以延譽暐與恭之晩不和睦為時所鄙魏書

蜂腰周弘正幼孤及弟弘直俱為伯父捨所養弘正醜而不陋言而能談誹諧似優剛腸似直善元理為當世所宗自稱有才無相弘直方雅氣調高于次昆或問三周孰賢人曰若蜂腰矣南史

兩周臺城陷周弘正為侯景所得及僧辯東討弘正先

至僧辯飛騎迎之及見歡甚僧辯即日啓元帝手書與弘正仍遣使迎之謂朝士曰晉氏平吳喜獲二陸今我討賊亦得兩周及至禮數甚優朝臣無比上

聚廳同食楊播字元慶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剛毅椿津恭謙與人言自稱名字兄弟旦則聚于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内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侍還室仍假寐閤前承候

安否椿津年過六十并登台鼎而津常參問旦暮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後乃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為司空於時府主皆引寮佐人命津求官津曰此事須家兄裁之何為見問初津為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魏書

白眉馬子結兄弟三人皆涉文史楊休之妝西兗子廉

子尚子結與諸朝士各有詩言贈休之揔為一集酧答即詩云三馬俱白眉者也北齊書

一時之選温大雅字彥弘性至孝少好學以才辯知名在隋與顔思魯俱在東宮彥博與思魯弟愍楚同直内史省彥博與愍楚弟遊秦典校秘閣二家兄弟各為一時人物之選少時學業顔氏為優其後職位温氏為盛舊唐書

三鳳薛元敬與收及族兄德音齊名世稱河東三鳳收

為長離德音為鸑鷟元敬年少為鵷鶵武德中為文學舘學士如晦歎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上

兩絶張知謇與兄知元知晦弟知泰知默五人勵志讀書皆以明經擢第俱為顯官知謇自德州入計則天重其才幹又目其狀貌過人命畫工寫之以其本賜之曰人或有才必無其貌卿家昆季可謂兩絶時人稱之上

雙舉張楚金少有志行事親以孝聞初與兄越石同預鄉貢進士州司馬將罷越石而薦楚金辭曰以順則越

石長以才則楚金不如固請俱退時李勣為都督嘆曰貢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雙舉也乃俱薦擢第上

合丹劉巨麟開元中為廣州刺史弟仲卯為麗政殿學士兄弟友愛有羅浮道者為巨麟合丹劑將分半以遺仲卯命刀中破之分銖無差焉傳載

古荀陸陸景融于彖先后母弟也彖先被笞景融諫不入則自楚毋為損威人多其友新唐

獻景裔皆有美譽僧一行少時與彖先昆弟相善常謂彖先弟景倩景融景

人曰陸氏兄弟皆有才行古之荀陳無以加也舊唐 象先本名景初

杞梓中書令張説重詞學之士知集賢書院常述張九齡許景先袁暉趙令曦孫逖王翰常遊其門趙令曦兄冬日弟和璧居貞安貞頤真等六人述弟逌逌逈退延亦六人並詞學登科説曰趙韋昆季今之杞梓也上述傳

不引進李揆在相位其兄皆自有時名滯于冗官未嘗引進揆既黜官數日其兄皆改爲司門員外郎舊唐

夢神劉師貞兄有疾經旬日不絕師貞衣不解結日一食為讀道德經夢神人曰若兄苦風取胡王使者酒漬服即愈師貞求之藥肆皆不能曉忽夢見母曰胡王使羌活也覺而求之兄遂即愈史系

償博滎陽鄭還古天性孝友弟齊古好博戲賭錢還古帑藏中物雖妻之寶玩恣其所用齊古得之輒盡還古每出行必封管鑰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郎償博勿使別為債息為惡人所陷也弟感其意為之稍節因話錄

誥書疊至左丞盧渥字子章軒冕之盛近代無比伯仲四人咸居顯列乾符初母憂服闋渥自前中書舍人拜陜府觀察使弟洺前長安令除給事中弟沅自前集賢校理除左拾遺弟治自畿尉遷監察御史誥書疊至士族榮之及赴任陜郊洛城自居守分司朝臣以下設祖筵洛城為之一空都人聳觀亘數十里諸朝客已携酒饌出城者散于田野選勝四起歌樂四起飄然若澧州上巳會稽禊事也無貴無賤及暮醉歸有白鬚駟吏聳

指曰某自擁彗清郵五十載未嘗覩祖送之盛有如此者遲題詩於嘉祥驛云唐闕史

寄箋韓浦韓洎咸有詞學洎常輕浦語人曰吾兄為文譬如繩樞草舍聊庇風雨予之為文是造五鳳樓手浦竊聞其言偶得蜀箋以詩贈洎曰十樣蠻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脩五鳳樓談苑

邀福王平甫談洽善議論與其兄介甫論新政多援擴介甫不能聽姪雱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鏹平

甫曰兄在相位須要令天下後世人取法雱雖疾卯之禱久矣為此奚益且兄嘗以君法繩吏奸今以楮錢邀福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君法耶 曲洧舊聞

一隊李漢英與昆弟同遊倡館題壁而去有滑稽子書昔人鴈詩于傍曰兩行何處閑文字一隊誰家好弟兄 遯齋閒覽

馬鬭慕容廆父涉歸分部落七百户與長庶子吐谷渾分馬以給之廆嗣位而二部馬鬭廆怒遣使讓渾曰先公分建有别奈何不相遠離而令馬有鬬傷渾曰馬食

水草鬪其常姓何故怒及于人兄弟至親而鬪及于馬當去女萬里于是遂西移八千里廆後悔之遣乙那樓追渾謝之乃擁回渾馬馬東行數百步輒悲鳴西奔如是者十餘樓曰此非人事遂附陰山面黄河晉永嘉之亂南遷隴右廆以孔懷之思作阿干歌歲暮窮思常歌之乃擕亟僭號以為輦后大曲前燕録　鮮卑謂兄為阿干

晉書渾傳

折箭吐谷渾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命諸子各獻一箭

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慕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柴乃諭之曰女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汝曹當戮力一心然後可以保國寧家言終而卒

破荆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貲皆均平惟堂前一株紫荆樹共議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樹即枯死狀如火然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所以顦顇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解樹

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合財寶遂為孝門真仕至大中大夫齊諧記

陸機詩三荆觀同株

以子易弟上郡王雋字玄英有幹藝之稱雋年七八歲隨兄寄子元直西入涼州路中粮匱寄留元直于逆乞丐民間乞還雋為賊所掠元直逃免寄乃將元直追賊叩頭求哀曰人情自當皆愛其子但此弟未生家君見背孤遺相長以至于今請以元直易雋賊相謂曰以子易弟義之大也于是以雋寄受元直而去寄後亡雋句

飲不入口者五日雖服喪朞年而心喪六載前趙録

爭死袁彖字緯才拜廬陵王諮議時南郡江陵縣人茍蔣之弟胡之婦為曾口寺沙彌所淫夜入茍家蔣之殺沙門為官司所檢蔣之列家門穢行欲告則恥欲忍則不可實已所殺胡之列又如此兄弟爭死江陵令宗躬啟州荆州刺史廬江王求博議彖曰夫迅寒急節乃見松筠之操危機迥搆方識貞孤之風竊以蔣之胡之殺人原心非暴辯讞之日友于讓生哀感行路昔文舉引

謗獲漏疎網若陷以深刑實傷為善由是兄弟免死南史

相敬房景先沉敏方正事兄恭謹出告反面晨昏參省側立移時兄亦危坐相敬如賓客兄曾寢疾景先侍湯藥衣冠不解形容毀瘁親友莫不哀之魏書

顧為兄李密聘吳吳主與羣臣汎論道義謂寧為人弟密曰願為人兄矣吳主曰何以為兄密曰為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羣臣皆稱善華陽志